

柏建华/著



谁来敲响癌症的丧钟？

——中国十大杰出青年 国际抗癌药物专家

振国纪实

辽宁人民出版社

谁来敲响癌症的丧钟？

——“中国十大杰出青年” 王振国纪实
国际抗癌药物专家

柏建华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沈阳

(辽)新登字1号

谁来敲响癌症的丧钟

“中国十大杰出青年” 王振国纪实
国际抗癌药物专家

Shuilai QiaoXiang AiZheng de Sangzhong

柏建华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55,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frac{5}{8}$ 插页: 4

印数: 7,139—27,138

1992年9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2次印刷

责任编辑: 英 健

封面设计: 谭静利

责任校对: 刘亚杰

版式设计: 赵耀今

ISBN 7-205-02224-X/K · 244

定价: 4.90 元

渴望与追求

王振国

我是长白山脚下
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仅仅因为一个偶然的契机，竟使我产生了向癌症这个恶魔挑战的念头，并作出了人生的第一个承诺。

直至后来我才知道，这承诺是那样沉重，那样艰辛，又是那样令人难以摆脱。除了长白山

这座巨大的绿色宝库之外，我几乎一无所有，有的只是经济的拮据、条件的简陋、资料的匮乏、世人的冷眼以及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然而，每当我的身边响起那个被病魔夺去慈母的女孩哀怨的呼喊，每当我收到为救助亲友而哭诉的信件，每当我亲眼看见一个个患者被病魔所击倒，每当人们从四面八方伸过来热诚而结实的手臂时，都激励着我不能动摇，不能退缩，只有继续向着既定的目标艰难地跋涉。

1989年12月7日，当我登上布鲁塞尔领奖台，全场响起一片“振国——中国”的欢呼声时，我心里明白，在十八年的征途上，鲜花与眼泪一样多，成功与失败的负荷一样重。

让生命尽可能无忧无虑的延伸，这是人类最基本、最美好、也最艰巨的渴望与追求，抗击病魔是全人类的事业，我的成果理应属于全人类，但我的根基在长白山，在中国，在这片生我养我给予我智慧和勇气、我也曾为之流过血洒过汗的土地上。我愿以全部至诚、心血和智慧回报给这片土地，奉献给全人类。





1991年1月10日，江泽民总书记亲临通化长白山药物研究所视察。
左一为王振国，左三为通化市委书记（现吉林省副省长）王国发。



1990年
8月19
日，江
泽民总
书记同
“全国
十大杰
出青年”
王振国
亲切握
手。



1991
年12月6
日，国务
委员、国
家科委主
任宋健在
王振国荣
获第二届
全国科技
实业家创
业奖金奖
时合影。

第38届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大会执行主席为王振国颁奖。





第
38 届尤
里卡世
界发明
博览会，
比利时
王国国
务大臣
为王振
国颁奖。

1986 年，王振国与国际抗癌联盟主席 C·G·施密特探讨抗癌药物研究。



1990年
3月,王
振国在
瑞士参
加国际
抗癌联
盟召开
的国际
癌症研
讨会。



1988年,王振国在美国与埃德加、库克签定天仙丸有效成份在美国申请国际专利的协议书。





1991年，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最新出版的《国际知识名流传略》中收录了我国著名抗癌专家王振国的事迹，并给他颁发了证书及奖章。



王振国研制的抗癌新药“复方天仙胶囊”已被世界30多个国家的40多万患者所应用，疗效显著。这是国内外患者的求购信。



1991年10月，香港振美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雄斌先生感激王振国为母亲治愈肺癌之恩，敬赠此车。

目 录

引 子	人类面临的挑战	1
第一章	沉重的承诺	6
第二章	脚下是深渊	27
第三章	心灵的漂泊	47
第四章	炼狱——一九八六	57
第五章	给我一个空间	74
第六章	尤里卡！中国人	108
第七章	平凡的支撑	119
第八章	新星瞩目时	141
第九章	感谢风雨	174
第十章	谁来敲响癌症的丧钟	206
附录 1	王振国主要获奖和荣誉称号	228
附录 2	王振国副研究员科研课题、成果 一览表	230
后记		233
再版后记		237

引 子

人类面临的挑战

1989年4月8日，以色列著名作家丹·本·阿莫茨邀请150位朋友，在特拉维夫一家夜总会，举行了特殊的“告别晚会”。当这位留有长胡子，穿着阿拉伯长袍的文学巨匠手举酒杯，唱起雅克·布雷《垂死的人》歌曲“我希望大家笑，希望大家跳，希望大家痛快地玩个够”时，在场的以色列新闻界、戏剧界和文学界最有名的人物们，竟没有一个笑，没有一个跳。150只手举起的酒杯，没有一个往嘴边送，150双眼睛泪如泉涌，150颗心更像刀扎似地痛。因为，谁心里都清楚：今天，是身患癌症的阿莫茨临终前的最后一次告别！

也是在这一年，在1989年11月25日，在中国，在一个寒风凛冽的清晨，有一辆灵车缓缓地向沈阳市皇姑区宁山路小学驶来。然后是缓缓地停下。然后是震撼人心的灵车鸣笛声。它在告慰静卧在灵车里的11岁的孩子孟骁，它在告慰着被老师、同学们亲切地称为“智慧星”的孟骁：你，已经来到了你心中的圣地！

孟骁的父母抱着孟骁的遗像走下车，校长、老师和同学

们一齐拥上去，骤然响起一片哭声：“孟晓呀，你怎么走了？！”“孟晓呀，我们想你啊！”“孟晓呀，我们永远爱你！”一声声稚气的呼喊，撕扯得人心碎裂。孟晓班级的同学，把孟晓的遗像抱到学校备好的送灵的大客车上，客车徐徐开动，男女同学们打开一扇扇车窗，把孟晓的遗像举到窗外，让他从各个角度再望一眼学校。这是孟晓短暂一生中最后的一个美丽的愿望。每当将遗像举出窗口一次，孩子们就哭喊：“孟晓，再看一眼学校吧！”

一颗不该陨落的小星过早地逝去了。

是骨癌，还是那罪恶的癌又夺去了这世界上一个生命。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现在全世界 52 亿人口，有 3710 万人患有癌症，每年有 600 万至 700 万名患者死亡，而每年又增加约 870 万名新的患者。也就是说，时间每相隔 6 秒，就会被癌症夺去一个生命。而我国，又是世界第一癌症大国，目前每年发病人数仍在 140 万左右，死亡约 105 万人，占我国人口总死亡数的 15%，是我国 20—64 岁人口的第一位死因，是造成我国劳动力尤其是最佳劳动力损失的主要原因。而随着工业化、居住城市化、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癌症发病率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预计到 2000 年，我国每年癌症的死亡人数将上升到 144 万人。癌症的危害已成为我国最为严重的卫生问题之一，癌症更成为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威胁。

所以，1988 年日本《读卖新闻》一篇报道中断言：“当今世界最可怕疾病是癌症。”另据 1976 年美国电视广播台（ABC）的一项调查报告说：加州人认为癌症的可怕，尤甚于

原子战争。——难怪，谈癌色变；难怪，在癌症患者的床前，最健谈的人也会觉得无话可说，最诚实的人却在作着最虚伪的欺骗，最痛苦的心灵偏偏要极力扮出最轻松的笑容……癌，它不单单是致命的疾病，且如同惊涛骇浪中飘摇的小舟，在不断的恐惧、愤怒、焦虑、痛苦、希望和沮丧的混乱交替的颠簸、倾轧和煎熬中被最后无法抵抗地摧毁。这是一股残酷无比的力量。这股力量亦强行俘虏人们闯入一个未知的领域。

人类一定要征服癌症。

人类一定要战胜这个被称为“世纪之魔”的威胁人类健康的世界“第一号杀手”。

其实，早在 3500 多年前，我国殷墟甲骨文就有了“瘤”的病名。3200 年前的《周礼·天官》一书，已把包括肿瘤在内的肿疡，归于专科疡医治疗。到了 2000 多年前的《内经》，记述了肿瘤的病因、症状及治疗。公元前 20 世纪印度、公元前 15 世纪古埃及和公元前 5 世纪希腊，也都在文字上有了肿瘤的阐述。而西德人类学家经考古最新发现，远在 7000 年前石器时代，便已有癌症肆虐。

进入 20 世纪以来，揭开癌症的奥秘，解决癌症的防治，已成为全球性卫生战略和科研重点。1933 年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了第一届国际抗癌大会，会议决定成立“国际抗癌联盟”。

1895 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了 X 射线。1898 年，居里夫妇发现了镭。1950 年，在居里夫妇发现镭的基础上，利用重水原子反应堆获得了人工同位素 ^{60}Co ，第一个 ^{60}Co 治疗机在加拿大制成，开辟了放射治疗癌症的新纪元。

1942年，查里斯·B·哈金斯博士（1976年诺贝尔医学奖金的获得者），使用雌性激素治疗前列腺癌，开创了现代抗癌化学药品治疗的新纪元。

1909年，美国学者弗朗西斯·鲁斯发现了鸡肉瘤病毒。1930年，从炼焦油中提取出化学致癌物3.4——苯并芘。1976年，科学家首次发现了癌基因。1986年，美国医生德赖亚第一次发现了抗癌基因。

……人类与癌症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1969年7月20日午后，在月球的刺眼光亮下，美国载人火箭“阿波罗”11号降落在了月球特兰克里梯死海上，着陆时激起了一片灰色的月球灰尘。

几小时后，当美国航天员N·阿姆斯特朗一步步走下舷梯，脚最后踩到了月球灰土蒙的表面，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终于到来——人类第一次登月飞行成功了。

阿波罗！太阳神！

然而，就在这举世瞩目的辉煌时刻，也许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在美国，与“阿波罗”计划几乎同时制订、同时进行、同样宏伟、同样耗资巨大的另一项“征服癌症”的科研规划，却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阿波罗，你集太阳神和医药神于一身，你既然给了人类穿越空间的翅膀和光明，却为什么又偏偏给人类留一抹光明下浓重的阴影？

路漫漫！

路漫漫……

这是一场难解难分的厮杀。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攻坚。这条路上，多的是对生命的热爱和希望，丢不下的是对癌魔的

愤怒和挑战——一生呕心沥血探索着的，半路寂寞无声地倒下的；不屈不挠地朝前跋涉着的，曲曲折折地向上攀登着的……是血，是泪，是汗，终于铸就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中那黑色花岗岩沉稳、坚实的碑座；碑座上，“战癌女神”双手端持一柄利剑，正目光深沉地凝视着远方……

远方，有一首歌。

远方，挺进着一片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挺进着一支骆驼般跋涉的脊梁的坚韧和苦斗。

不过，我们在这里介绍的一位苦斗者，却既没有专家显赫的名声，也没有教授渊博的学识，甚至还不是一名医生。他叫王振国。38岁。6年前，还是长白山脚下通化市政府的一名秘书。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的儿子。一个仅仅初中毕业的“初生牛犊”。一个在出席国家“六五”期间抗癌药物攻关项目验收会议的25名代表中最年轻的、也是唯一的没有任何专业技术职称的特邀代表。一个登上了“国际第一届癌化疗、癌治疗新趋向学术讨论会”神圣讲坛的唯一的交不出展台费、住不起宾馆，而只好每早匆匆从地下室的床上爬起（这里每宿旅费5元），再匆匆抢乘40分钟公共汽车赶赴会场的代表（仍然是特邀代表）。

于是，这如此独特的身份与经历，便决定了他这个小人物闯进癌的王国后成倍的艰难和磨砺，也便同时展开了青春最是骄傲、最为值得大笔书写的一页……

第一章

沉重的承诺

有一种感觉
你我都曾有过
那是不曾留意的瞬间
交出一生的承诺
当心中压满千万人的重量
你是否想到自己已别无选择

——电视剧《改革中的城市》主题歌

1

王振国认识的第一个字便是“山”。

出门是山，身后是山，左面是山，右面是山。山山相抱，沟沟环绕，石湖水清清澈澈地从眼皮底下悄无声息地流过，就宛如随意镶嵌在长白山深处的一颗朴实无华的珍珠；而远处，从山顶上“哗哗”飞流直下的瀑布，又好似时刻都在抗争，非要打破这“桃花源”般宁静的和谐一样。

公益村就坐落在这吉林省通化县被守护得很好的偏僻山窝间的“聚宝盆”里。有两间用干草搭起的房屋，那就是王振国8口人的家。靠父亲一个人在装卸队起早贪黑地干活挣点钱苦苦支撑着。

但童年的生活是美丽的。听山泉淙淙听松涛飒飒，看野鹿悠闲，看野花随意。那时的他，便常常荷锄背筐、攀藤附葛地跟随母亲出没于山川沟壑、林海草地之间，去采集一些中草药，然后看着母亲这样那样地鼓捣着给自己家里人治病用。其乐融融。不过，这对于他还仅仅是一种嬉戏——就像城里的孩子习惯玩的“过家家”、“丢手帕”一样。

1960年，他上了小学。母亲把他叫到身边说：“家里穷，你上学了，交学费要自己想办法。”他这才知道大山不光有美丽的一面，还有贫寒的一面。他这才知道，每天放学后去山里采集一些党参、细辛来换些钱积攒起来，便差不多能凑够自己的书费、学杂费了。他就是因为这个，才最先认识的党参、细辛等几味中药材的（因为这两种中药材卖的价格高）。大山是慷慨的。可即使如此，他仍然不得不常常去供销社买回一些最廉价的粗烧纸，自己来裁成算草本、或自己打上田字格，从来都是正反面两面用。再不，就是花上2分钱买来一片钢笔水片，然后沏成一小瓶蓝色的墨水，然后再将买来的蘸水钢笔水尖插到自己随时都能找到的高粱秆上用……

1969年，他农中毕业了，回到村里当上了一名社员。队长看他细细瘦瘦单薄的身子，便派他去放猪。那时的他可没有一点奢望，甚至不敢想到去当一名记工员什么的。那时的他又常常觉得不甘心，“自己好歹念了9年书，在这穷乡僻壤